

廿四橋之究爲一橋抑爲廿四座橋不得而知也。城南文峯塔爲運河上揚州勝景，亦未曾去過。卽近在東關街之美漢中學亦甚少去參觀。數十年後在香港經人介紹方頤積先生，知爲美漢中學學生，與我同時，彼畢業後因成績優異，由校方保送北京協和醫學院，嗣留學美國專攻公共衛生，得博士位，服務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一九一五年度，中學畢業，名列第一，所苦者畢業卽失業，終日徬徨，無所適從也。

四、四年唐山一年上海之交大生活

中學畢業有何能奈

在民國初年，一個中學畢業生相當於前清秀才，總算入了格。但所學非所用，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不能挖泥，不肯掏陰溝，不能掙一碗飯吃。祇像儒林外史中的秀才到處找白食吃。時至今日，進步了半世紀，就以美國的中學畢業生說罷，他們有指導員，每年每日指導他們幹什麼幹什麼。而且這些指導員們整天與許多大學、工廠、商店聯絡，他們知道某大學某科要怎樣的準備，要多少新生，又知道某工廠某商店要多少人。早在學生畢業以前，指導員們都代他們把前途弄得停停當當。一經畢業卽循序前進，或升學或就業，決不會荒廢時間。他們每個人知道，時間卽是錢，不容荒廢。我們那時的中學畢業生對國內大學情形既毫無所知，卽願意做個學徒找碗飯吃，亦不得其門而入。向人請教吧，誰知道這些事呢？而且當時帝國主義者正在盤算瓜分中國，中國政府裏的袁世凱尙在打算做皇

帝，正是內憂外患叢集，民不聊生的時代，誰有整個前途的計劃呢？

剛畢業回家，生活頗閒逸，每天看看小說整理學校課業，久而生厭，就有點心煩意亂起來。向父親請示，也沒有要領。有一次上父親的信裏用了一句「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回信大罵一頓，並叫「且在家休息些時，俟有辦法再告！」一個年輕人在家閒住着無所事事，不容易打發時間。去找汪祖福談談，他還是獸頭獸腦地談林黛玉和賈寶玉。到電報局去看看嚴老五，他也在煩悶，因為打電報是簡單的事，打久了也就生厭。但無法陞遷又無法改行。找找舊老師，他們也無可供獻。到電報局看申報是惟一的消遣。由報上知道些國家大事。中國被人家欺負不外三個原因，一窮二病三愚騷。窮因為中國無實業非振興實業不可，自己就不知不覺地形成了一種信仰叫實業救國。病，因為中國人多，食糧少，而且吸食鴉片，歸根結底還是生產不足，仍非振興實業不可。愚，就是不明世事，一天到晚蒙在鼓裏，非多多設立學校不可，但設學校無錢，仍須振興實業。所以我自己的結論，非升學學工不可，為救國為謀生為抵抗強侮，均非學工不可。於是寫信與父親商量，父親當時在長沙中國銀行為行長倪遠甫（他的表兄）的秘書。他回信叫我準備去長沙，那裏的大學也有工科。

去長沙侍父看機會

去長沙要先乘小火輪到鎮江，由鎮江搭大火輪到漢口，再由漢口乘小火輪到長沙。十月間到鎮江，由二舅父招呼到英租界一家長發棧住下來等船。我帶了一個鋪蓋捲，一個衣箱，一個網籃。當時國

家仍在軍事時期，常常打仗，街上總看見散兵游勇。那些散兵游勇不但對政府搗亂，而且對老百姓搗亂，他們常常打罵，拉老百姓。有時候他們還冤枉老百姓爲亂黨，那時候個個人都怕亂黨。他們又收拾行路的客人，他們常將亂黨的文件或手槍納到行客的網籃裏，等一會兒來搜查，搜出文件或手槍，就拉去當亂黨辦。所以行路的要時時小心，至於上下碼頭有軍警檢查行李更是常事。我帶了一個網籃，成天裏眼睛看着網籃，心頭想着網籃，牠竟成了一個累贅。第二天太古公司有船去漢口，二舅父代我買了一張房艙票，並告訴我：「房艙是一間房兩個客人同住，比統艙好些，不會有閒人來擾你。我今天就打電話給你父親，請他派人至漢口碼頭接你。」下午船到了，一隻太古的大火輪。二舅父雇了挑子把行李挑到一隻小划子上，小划子開到大火輪旁邊，人由扶梯上大船。二舅父一直送我到房艙裏。房艙小得很，有上下兩個舖位，我佔了下舖。我們準備好了，二舅父帶我到船上各地方看看。有一個官艙大極了。裏面擺了幾張圓桌，每張圓桌四周擺了圈椅，三面皆窗，迎面的窗子，向著船頭，看見水手門在忙着上貨。兩邊的窗子，可以看見兩岸風景。沿窗都有軟墊座位。晌晚開船，二舅父叮嚀囑咐沿途小心就走了。我一個人坐在房艙裏想着母親。她這一次送我出遠門自然更有些不自在，不過這一次我有個小弟弟了，她不致於太寂寞。這弟弟比我小十二三歲，因爲父親在長沙做事所以代他題名爲廣湘。我原來的名字叫廣源，也因爲父親在湖南做事所以改爲廣沉。在船上沒有事，房間裏就是一個客人，所以就將房門鎖起到官艙裏坐着。這是第二天了，天氣好。那時正是舊曆九月初，天高氣爽，前面長江滾滾而來，但風平浪靜一望不遠無際，兩岸蘆葦及稻田青綠，偶見遠山淡淡如雲。船平

穩前駛，真錦綉河山也。再想自己卽此河山之主人翁，不禁自悚，蓋如何保此河山使此河山之老百姓不致受苦，我有一份責任！艙內沒有幾個人，大家靜觀江景，互不招擾。有時走下幾層扶梯到統艙一望，見人頭攢動，人聲嘲雜，舖位縱橫，行李亂堆，另成一世界。第三日上午船抵漢口，泊太古碼頭。當時碼頭上車伕挑伕旅館接客，人潮湧至，其強拉硬拉情形遠勝於鎮江碼頭。我當時嚟若寒蟬，躲

在房艙不敢出來。後由父親友人找到，方出艙登岸，暫入一旅館，等下午去長沙的船。當時京漢路已通車，車站在大智門。粵漢鐵路湘鄂段尚未通車，好在每天有小火輪直駛長沙。飯後我隨來接的友人渡江去武昌登黃鶴樓，北望漢口漢陽一覽無餘。漢水北來入揚子江激成高浪後滾滾東流，小船如模型樣張帆穿動。人家說「黃鶴樓上看翻船」，話雖殘忍，但如有大風恰是實景。下午回漢口卽再登小火輪。此輪較仙女鎮者大，有臥舖。船渡江轉入洞庭湖，約一天一夜到達長沙。由父親派差役來接，他是湖南人，說話頗難懂，但以後同處達半年以上，姓名已忘，姑名之曰老屠，卅許人，壯健有禮貌。

到了長沙就跟着老屠登岸進城，走了好幾條大街，到了大房子，像衙門似的，走進了許多廳許多房都是空無陳設，終於到了一個花廳似的大房間，前後玻璃窗，窗外有天井，天井中有棵枇杷樹似的。房內近窗處設一大辦公桌，一辦公椅。裏面有大床一。老屠將我的行李舖上說「這就是你的睡床」。床後有門通另一小間，亦有床卽屠住所。當晚由他弄些飯菜來給我吃，吃完坐坐就睡覺。第二天上午父親來了，他就坐在桌上辦公。也沒有什麼吩咐。下午他走了，我就閒坐着拿帶來的五十篇古文看看。煩得很，看不下去。問問老屠，我父親住在那裏。他說了地方，我也莫名其妙，又說他有一位姨

太太。我住在這冷冰冰的大房子裏，其餘房間又是空空地，大門口看看，街甚寬，完全石板鋪成。但人地生疏，而且街上往來散兵游勇甚多，更不敢出去閒逛。回房後一人獨坐和老屠言語不通，實在蹩扭。後來向父親請示，以後如何辦。他說「現在尙無辦法，等幾天再說。」

於是整天無事，偶爾有些父親同事中國銀行行員來帶我出去到坡子街一家麵店吃麵，那麵真好吃，不知道是真好呢，還是饑者易爲食。有一天父親拿了一本英文書，叫我翻譯。我翻了好久，原來是一本說明手槍的書。譯的時候倒覺得日子過得快些。譯完又閒着沒事。冬天了，父親有一天說「我要你學西醫，此地有個湘雅醫院附設的醫學院，剛開了不久。現在不招生，到暑假招生時即可進去。我懂中醫，如你學好西醫，我再教你中醫，那就是中西合璧嘍！爲今之計，我託人薦你到萍鄉煤礦公司做一個學徒，接頭好了，你就去。」

到萍鄉煤礦找生意

湖南的冬天沒有下雪，可是很冷。工役老屠每天用木炭燒一個大火盆。盆上熱一壺茶，整天在家烤火。有一天他由外邊回來說：「袁世凱做了皇帝叫洪憲！又要打仗了！」看他樣子磨拳擦掌，就像他要去當兵一樣。以後晚上他常出去，留我一個人在家。我有時實在害怕，怕鬼怪怕亂兵闖進來。深夜，他回來，似乎有些酒意，但我倒放心了，倒頭便睡。春天來了，父親叫老屠送我去萍鄉煤礦上去工作。我記得我們坐了小火輪到株州。然後由株州坐小鐵路到萍鄉，再過一站叫安源才下車。下車我

帶了信找到總公司辦公處報了信，見了一位世伯；他說他已接到我父親的信知道我要來。隨即叫工役帶我到一個招待所去住。第二天老屠回長沙，我又一個人獨住，按時有人送飯來。外邊看看，市鎮甚小，沒有揚州仙女鎮大，可是四面皆山。山上茶花大開，白花綠葉遍山皆是，也甚有可觀。杜鵑花也不少，紅的，大紅的。上下班的時候，人較多些，大部份的人都是黑頭黑臉，祇露出紅眼睛、紅嘴唇。看慣了知道他們是煤礦裏出來的朋友。煤出在山肚裏，地心裏。有小火車開進山洞裏去，又有大升降機將人送到地心裏去。我在那兒吃住玩了幾天，那個世伯找我去，告訴我現在礦上不添學徒的，過一天派人送我回長沙去。

再回長沙枯坐生病

再回到長沙仍獨住在大房子裏與世隔離，與任何人都隔離着，惟一的朋友就是老屠，可是他對我「敬鬼神而遠之！」這長長的日子長長的夜不知如何打發。如果在仙女鎮我可以找俞凍子找汪祖福去聊聊天或借些小說看看，回去還可以同媽媽談談，現在真糟了。父親有父親的公事，有他的應酬，有他的小家庭。同我沒話說，大概這就是孔子對待兒子孔鯉的辦法。孔夫子一生教育了三千弟子，而每日與七十二賢講道德說仁義，但對於自己的兒子孔鯉沒有教訓過。論語有一段說：「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

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除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但現在住美國看美國人之對待孩子的辦法，問暖嘘寒，先意承志，中國之孝於父母者不如也。彼此對照何相去如此之遠耶。孔子之道歟，美國之道歟。惶惑不解者久矣。

夏天來了，蚊蟲甚多。白日尚好，晌晚則群集於天井，飛鳴上下。夜來則群起而攻我，躲入帳中尋夢。奈天氣甚熱，悶汗一身，祇求早早入睡而不可得。不久即病瘧，寒熱甚，父親以金雞納霜醫治，熱漸退而人已消瘦矣。無何，滿身生癩子，既癢且疼，好在生一、二日即退，並無大苦。乃有一較大癩子不退，生於右腿面下邊。漸腫大，不能行，再腫則漸疼，疼與時俱增。父親囑老屠在幽暗處找蝨蜒蟲，大的一個，放在「千脚泥」上用鐵鎚鎚，另加「沙壳子」銅錢一個鎚入。鎚好後敷患處。老屠如法泡製並敷在我的腿癩上。次早，不疼了，癩子出頭，席上一大片膿血。從此即愈。不知是何醫理也。秋天湘雅醫學校開學，我考試後得加入試讀。

暫就讀湘雅醫學校

長沙有一個雅禮大學是教會辦的。校長是美國人胡美。是美國耶魯（雅禮）大學，在中國的分校，英文叫 *Yale in China*。湖南省政府要辦一個醫院，即與雅禮大學合資稱為湘雅醫院。並在其下設一個醫學校叫湘雅醫學校以培養醫務人員，附屬於雅禮大學而以留美醫學博士張福運醫生主其事。我入學為第三班預科，在我前面祇有一班。事屬初創多因陋就簡。地址在城北潮宗街民房，課

堂在樓下，宿舍在樓上。學生甚少而大多數係來自香港新加坡之華僑。他們都是西裝革履，平時談話都以英文爲主。我這個窮措大的鄉下佬夾雜其間，實在不倫不類。居同室，學同堂，而彼此毫不聞問。我記得當時的生活是：早起後即到飯堂吃早飯，湖南早飯是六個菜一個湯，吃乾飯，無稀飯。同學之非湖南籍者有些不慣。飯後即列隊去潮宗門外廣場作早操。廣場在湘江東岸，望江中沙洲及江西岸嶽麓山歷歷在目。帶隊出入者爲學監趙運文先生，溫文爾雅，循循善誘，前幾年纔知道他是交大同學趙曾珏之叔父。回校後稍事休息即上課，當時每日課程爲英、國、算、理、化五堂。英、算、理都是美國人，國文係趙運文先生，化學是徐善祥博士（此公與我有緣，後來常在津浦及北京見面，飽學之士也）所有書本除國文外完全美國教科書。初初上課有些吃不消，但抱着「人一能之我十之」的辦法努力掙扎，居然也弄得及格。當時湖南同學多係長沙人走讀，除上課外見面甚少。其中有龍毓瑩者與我最熟，他畢業後留美深造爲醫學博士，回長沙爲有名醫生。其餘每日見面者多爲外來之華僑。有時看他們寫中文家信，不斷查英中字典，蓋家長們仍注意中文也。第二學期加生理學解剖學而免去國文與英文。

新先生都是美國人。講生理學的還容易應付。講解剖學的非常難頑。他先講全身的骨頭，每塊骨頭的各點有特別名稱，每個名稱都是不同的拉丁文，我沒有學過拉丁文，其字母雖大同小異而拼法特別，簡直不易記。一晚記幾十個名詞，到明早又全部忘去。真正難辦。差不多全部自習時間都用在記拉丁文上，而進步甚緩。考試了，這位先生考法特別。他自己關在一間小房裏，叫學生一個一個進去

。我進去時，他拿着一塊髒骨，用手指點一個地方問叫什麼名字，隨即將骨頭藏到背後去。一分鐘答不出來時，他就再指點一個地方問叫什麼名字。如是者三五次則考試完畢，各人知道自己及格不及格。化學徐先生講有機化學極有條理，雖然用一本原書，但他講解時完全空口說白話，兩手做種種姿勢表情。講完似乎都已記得，用不着念書。他真是最好的先生，他自己在我們家課簿上簽字為Z、Z、Z（徐善祥上海人，至今不忘）。物理先生用的書是MILLIGAN物理，他就全靠念書做題目，查課不嚴，學生也就不做大。大概他以為醫生用不着物理所以就馬虎了。數學也就是門面帳，不甚吃力。

學習解剖出了危險

有一天，比我們高一班的學生喧囂起來，有一個姓湯的同學在上解剖實驗，用刀割取一個囚犯屍體時，偶一不慎，將左掌刺破了一點，先生馬上緊張起來，趕快在他手腕處用皮帶緊紮，在手掌上打了麻藥針，然後用鋒利小刀在手掌劃開很細的平行線刀口，血流如注。先生劃着，學生用消毒藥水灌着。等手掌上劃滿平行線時，即將整個手掌納入消毒水盆中。同學們紛紛議論，並且各自警戒以後上解剖實驗時要十分小心。

經過這許多事項，我對於學醫的信心就有些動搖。從此就常常想到是不是決定學醫。醫固是中國所需要，但在民窮財盡外侮日亟的時候，祇對於生病的小群有益的醫術不能及富國強兵的學問有益於全體民衆的關係重大。而且學醫與我的本性不合，自己對於醫學所必須的基本學問又不夠，有一點高

攀不上。湖南春夏之交天天下雨，空氣裏濕度高，叫人嘆不出氣來，街上滿地泥濘，個個人要穿釘鞋出入。住的宿舍又黑暗，白天要點燈。現在才知住宿的學生祇有三五個，除我外其餘都是華僑。他們總不在宿舍裏，他們有伴，有錢，出去玩。我總是一個人，在宿舍裏看書做習題。這孤獨的生活過夠了，前途沒有什麼希望。同時看見報上，北洋大學在上海招生，他們有工科、礦科，而且考得好的不須交學費。我就想去考。自從入學以後，更少見父親。就決定寫封信去報告現狀以及擬考北洋的計劃。隔了好久，來了回信照准。學校五月結束。結束後就向父親要了盤川錢去上海。

赴滬趕考北洋大學

又麻煩了老屠將我送上小火輪去漢口，這次輪船白天渡洞庭湖，湖面寬闊無垠就像大海，好在無風無浪，中途經過了岳陽，遠看岳陽樓。到達漢口，閱報知張勳復辟，宣統又做皇帝。在扛伕挑伕包圍搶奪中，找到一個旅館接客，就將行李交他，我提了一個小包上岸到旅館。在旅館中吃飯買到上海的票。當晚下船開船，無心觀賞風景。就在船上溫習英算理化，預備考北洋。到了上海，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打聽北洋考期及考場。到場就去考了，忘却了考些什麼。同時在報上看見清華招生。知道這學校待遇好，畢業後可出洋。於是也就報名去考。考了兩天，同一個名叫金什麼的考生同座。我記得大家都考得面紅耳赤。不久，清華先發了榜，我同姓金的名字都不在上面，不免有些懊喪。不久報紙上發表了北洋招生的榜，我名列第一，這真叫出乎意外，隨即寫信告訴父親，並且即日乘火車回鎮。

北轉仙女鎮看母親，母親同廣湘弟都甚好。我就在家休息。等暑後去天津到北洋大學入學。

忽有轉機去了唐山

事有出乎意料以外者！父親來信要我於八月中去北京補考唐山路礦學校入學試。原來我的姨父嚴蔭生當時正在北京交通部供職，他的兒子嚴伯和已考取了唐山，他因為一個人離家老遠去讀書，要約一個熟人去同學，所以就想到我。我父親當時會寫信說他自己的差事不佳，想不易供應我到畢業，姨父寫信說以後在唐山讀書費用由他先墊，以後再說，所以我的父親就叫我去北京應試。這一下我倒得到意外的幫助，如若我考取唐山，則以後讀書不再受經濟之威脅。母親就接着忙起來，要把我的被褥洗乾淨，換洗衣服鞋襪做好，更要做一件新的像樣的棉袍。那時津浦鐵路已通車，要由南京坐火車到天津，再由天津乘京奉鐵路（以後改稱北寧鐵路，自北京至瀋陽）到北京。當時二舅父正在南京爲津浦南段某包工公司任職員，事前即函請招呼。八月初，辭別母親與鄰舍上京趕考。這次又爲遠行，母親更覺淚流不止。我稱明年暑假必可回來以安慰之。好在此時張勳復辟潮已過去，仍爲中華民國六年。

到了南京二舅父將我安置在下關交通旅館，說明早過江到浦口乘車。當晚被蚊蟲及臭蟲鬧了一夜未能好睡。次早過江到浦口，二舅父送我上了津浦臥車（二等）。登車後不久開車，車行甚速，沿途兩邊有時阡陌連雲，有時一片荒山毫無樹木。到徐州已甚晚，余累極，即早睡。一覺醒來已到濟南府

隨即過黃河鐵橋，第一次乘火車過大橋甚爲興奮。車上乘客都開窗望黃河滾滾。黃河水勢甚猛，冰色深黃如泥漿。當日試在車中吃飯一頓，中國大菜甚可口。過德州時有賣燒雞者價約二、三毛錢一只，甚鮮嫩，爲津浦路名產。過此則爲滄州爲天津矣。車到天津時爲下午四時許，隨即改乘京奉路二等車去北京。到北京時天尙未晚，嚴伯和姨兄來接，各雇洋車（黃包車）一輛各帶行李一二件直趨嚴府。嚴家住西城，東栓（門）馬橋。沿途先看見前門，巍峨壯觀。前門大街車馬輻輳，熱鬧異常。到達後，見一石庫門，門內一間置馬車，再進則爲四合院。正房四大間。對房三間爲會客室，左右兩廂。東廂爲廚房下房，左廂拆除爲花院，房屋矮而整齊。上房爲姨父臥房，此時之姨母爲大瘤太太之對手，我們也叫姨母。裏間爲套房。中間爲敞間，吃飯起坐皆在此。右爲客房，我與姨兄同住。晚姨父下班回來，少不了一番慰問。當時吩咐明天休息一天，再打聽補考入學試日期，原來唐山學校交通部立，由育才司直轄。他次日到部向育才司打聽方決定補考日期（因招生日期早已過去）。到期由姨兄陪我到部。一上午考完，補考者僅七八人而已。次日姨父說此次取四名我爲第二名，第一名是一姓石的。於是大家心定即候期入學，余當即去函父母親報告好消息。這是我一生第二個轉捩點。假使當日沒有郭蘭石我小學讀完後，不知升中學，結果將如俞凍子與汪祖福等之一無所成，必在三閘子橋頭賣荸薺蘿蔔或推小車拉洋車。又如中學畢業無嚴蔭生姨父之推助，則學醫不成學工不得，即入北洋亦必因經費無着而中輟，其一生之成就亦必無所建樹。人生命運與人生遭遇有關；許多有志者之不能達其目的，未必其本身無堅志無勇氣也！

北平暢遊快慰平生

唐山學校每年九月初開學。當時爲八月中旬，距開學尚有廿天，於是由姨兄嚴伯和陪同遊覽北京。嚴家住的地方在安福胡同附近，安福胡同卽後來安福系之大本營，靠近西長安街。我們相約乘洋車逛中央公園。公園在天安門西面，路過新華門卽袁世凱想做皇帝的新華宮所在。一進公園大門，就有一廣場，廣場後古柏蔽天，彌覺深遠。經過鳥棚，係依幾株大樹用鐵絲網網成者，各種鳥雀上下飛鳴，自由自在。再進到柏樹林中，林下設茶座。有來今雨軒茶座甚軒敞，余等卽入座沏香片茶，望來往遊客閒步，心曠神怡，意至得。俄索豌豆糕杏仁豆腐作點心。豌豆糕香甜淨係以綠豆泥製成而冰凍者，此後遍遊天下卒未曾有再嗜此糕之美味。美國罐頭湯 Campbell's Soup 中之青豆湯 Pea. Soup 在未加水而冷吃時，十分相像，惜此爲鹹品，未足與比也。

出公園門後再雇洋車沿長安東街行，過天安門，東長安門牌樓，沿東長安街走不遠北轉入王府井大街，看見協和醫學院。到東安門外之東安市場，此爲北京之最大市場，蒼集一切商品，余見一大書店，內藏書甚多，有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集，紙張印刷誠爲平生所未見，當時愛不釋手。四厚本以二元餘買得，從此以爲至寶，每開卷吟詠。逛後，卽到左邊之東興樓吃便飯。一進門全體廚司伙計同聲大喊「有客」，對初到北京者確係一陣下馬威。飯店廚竈設在大門口，座位設在後進。入座後，茶房卽以燙手之熱手巾把敬客並躬身招呼「您好」。客人受此敬禮，不由得心裏覺得痛快而舒服。以後叫菜上

菜，其招待之週到，走遍天下也沒有碰到過。當日所吃之名菜有芙蓉雞片，那雞片之嫩到嘴即融，有掛爐鴨，那鴨皮之爽脆，絕非別處之北京鴨所可比擬。

過一天又遊城南之天橋。由嚴家乘洋車出前門，沿前門大街一直就到。原來天橋是北京的遊藝場，什麼都有。就像揚州的教場仙女鎮的萬壽司廣場一樣，多為市民之娛樂場所，不過北京為首善之區，人口百萬，中外雜處，廣場之廣與遊藝多與好，皆為天下第一。即以打拳一項言，此中參加者多係天下能手，十八般武器皆精，應為天下無敵者輩。逛至晌晚又乘洋車至香廠一家小飯店吃鍋貼炸醬麵再吃一碗酸辣湯過口。美不勝收。飯後到大柵欄之廣德樓聽京戲。當日有正旦陳德霖之三娘教子，其嗓音之高發音之正又為一絕。

計在北京閒住不足廿日，除到上列各地遊覽外，並曾觀賞十刹海之荷花，瞻仰雍和宮之歡喜佛，參觀三貝子花園之農事試驗場，欣賞便宜坊之烤鴨。並到交通部後身李閣老胡同交通部立鐵路管理學院（即日後交通大學北京管理學院），略看其佈置及設備。午夜自思，在北京時之生活情趣較在長沙之閉禁生活相去霄壤。又自問係一仙女鎮的鄉下佬如何修得此機會得享受上京之文物風光。乃自勉此後讀書，必學得些本領以保持國家文化而增進民生幸福。此一自矢至十年後方得稍稍兌現，誠不易事也。

唐山路礦北洋大學

唐山是河北省一個小鎮，在天津與山海關之間，初不聞於世，迨光緒初年英人在此開採烟煤，煤爲招商局輪船之必需燃料，有開平礦務局。後因運煤至海口關係，由唐山附近之胥各莊至蘆台間開一運河，唐山至胥各莊間約七英里地勢崎嶇不便運河，另築一鐵軌路用驢馬拉運煤車，不久改用蒸汽機關車就變成鐵路。後來此鐵路西展至天津，東展至山海關，原爲津榆鐵路，再次展延即成爲北京至奉天之京奉鐵路，後稱北寧鐵路。有路有礦而當時中國沒有專門人才，遂在唐山設唐山路礦學堂（一九〇五）專門造就開礦及築路人才。初招生時無人應召，爲鼓勵學生來源起見，除不收一切費用外，並每月津貼學生紋銀若干兩。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那年七月張勳復辟，段祺瑞討賊，八月對德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加入戰團；供應大批華工爲其大供獻。此時唐山路礦學堂已歸交通部管轄，取消每月學生津貼並收取學膳費若干，其名列第一者免收學費。兩年預科四年正科，六年畢業。畢業後由交通部派往各路礦服務。第一名更派往美國深造。當時中國大學畢業生每到畢業即失業，惟交通部所訓練出身之路電郵航四種畢業生及海關學校之畢業生，一經畢業即得奉派職業，故每年投考者與年俱增。一經考取，即可安心向學，一生不虞失業。因有此一端，唐山教師管理及勵學兩方面非常嚴厲，一年不及格降班，二年不及格開除，毫無商量餘地，至於品行不端查有實據者隨時開除，學生無話可說。

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學校開學前兩日，姨兄嚴伯和（學名嚴元瓏）與我乘火車赴唐山。我們約好到天津下車後看看北洋。方秋天天氣非常爽朗。開車後無事可做即遙看窗外田野風景，沿途經過豐台

、廊房、楊村等即達天津總站。此爲西站，距北洋大學較近。我們下車後，即雇洋車去西站北洋大學。大門口尙懸有此次考取新生之金榜。我名列第一。同榜者有葉秀峯，係揚州八中同學，即入內尋訪，並得參觀其宿舍。他當時告我同榜錄取者尙有曾憲浩（養甫）、陳祖燕（立夫）諸人。後來到社會服務與此三公來往較密者，皆因當日同榜之淵源也。小食後即回天津總站再乘車去唐山。車行約四小時，沿途經過塘沽、蘆台、塘坊、胥各莊等站。過塘沽後人口即覺漸稀，而田畝亦不若京津間之整齊，再東行則農事漸少而鹽田增多，一片灰白不見青綠矣。到唐山站後，我倆又雇車到大學堂，出站沿鐵路圍牆一直向西行，沿途植柳槐，而沙灰撲面，道外有農村三五，村外有煤山。後來方知道爲人工造成之煤渣山，（緣煤中有石，棄石所堆之山也），約廿分鐘即到頂頂大名之唐山路礦學堂。

校地廣闊教學嚴格

遠望唐山學堂即如一大村寨，四面七八呎高之石圍牆，四角並有碉堡。圍牆內外密植洋槐，綠蔭蔽天，進鐵柵欄門有校工數人來接，知爲預科新生即帶入宿舍指定房間。六時搖鈴晚膳，即入飯廳進食，每桌八人，四菜一湯。校本部主要建築爲東西兩大宿舍，宿舍爲兩層樓，每層有房間十六個。校內佔地甚廣，其建築物所佔面積約四分之一，其餘四分之三則爲草地或足球場。到處有水泥人行道可通，看來十分滿意，惟一思慮即自問能力能否讀完畢業耳。

次晨校方命所有新生到教室再應試一次。試題有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四門。結果我被提升爲預科二

年級，當日移住東宿舍樓下某號宿舍。原來正班生人數不多，宿舍不滿，預科二年級可遷入，而預科一年級學生仍住新宿舍。我與安徽全椒人朱泰信（階平）同房。

開學並無典禮，亦無校長訓話。校長爲何人，其容貌行動如何，我全不知曉。早飯仍八人一桌，稀飯，各人有小饅首兩枚，小菜四碟，有鹽菜、鹽蘿蔔、炒蛋、豆腐乾。舊同學有將饅首叫廚房炸炒者，法將饅首切片浸入雞蛋再加油炒，初次嚐試，甚香脆，以後即每日照辦。飯後聞鈴即去指定之預二課室，人數不多，約廿位。預二課程爲中英算理化。中文先生係一無錫人，已忘其姓名。每星期兩堂，英文爲李先生裴英福建人，每星期八堂，滿口英文，不說一個中國字。（以後四年都是他，他確沒有在黑板上寫過一個字！）數學爲嚴家騶先生，福建人，每星期亦八堂。爲人和氣而嚴厲，每日上課先驅全體學生上黑板做題目，然後講書，或先講生書再叫上黑板，向不收學生練習簿亦不看家課。理化在西教室上課，樓上爲化學課堂及實驗室，樓下爲物理課堂及實驗室。化學先生是美國人叫 *Winton*，爲人極凶，而對學生毫無禮貌，開口就罵。否則默不出聲，以兩眼巡視群生，若不足爲訓者！現在想起來，那是一種帝國主義神氣，大概在美國奴視黑奴成爲習慣，把中國人亦當爲黑人看待也！我對他頗有反感，故對化學無興趣學習。物理先生加拿大人（忘其名）頗和善努力，明知學生對英文解釋之語言不甚清楚，他就每天將當日課程自寫筆記，在黑板上慢慢寫出；有時整堂課即在抄寫筆記。但經此一寫，學生對於這課已有相當了解。再由他慢慢解釋，則每日課程甚多了解。理化每週各六堂課。

每日下午三時即沒有課，大家自由活動，有的即開始將本日課程研習，有的就在球場打球。我們

沒有手工沒有圖畫也沒有什麼正式的體育，各人自己愛如何運動即如何運動。而球場所打之球，我記得只有三種，即足球、網球、棒球。我的姨兄是足球隊中堅，許多先生課後打網球，所謂棒球者亦祇見兩人在宿舍前廣場練習揮球接球，並不常見有比賽之事。

在晚飯前後一小時，自由活動為極盛時期，有拉胡琴者，有唱二簧者，有下圍棋者，有三五坐草地閒話者。我的最高享受是坐在宿舍前走廊看校園風景及校外平野，有時京奉火車走過，每認為一景，那時夕陽返照，一列客車蜿蜒游行於天際，漸行漸近，又漸行漸遠，終於不見踪影，祇聞其聲之隱隱然。此時心境平靜無雜想，自覺幽然。

六時晚飯，七時自修。自修時各人在室內據案研討，靜極無聲。我與朱泰信各據己案思考，有時覺他在對我講話，我問「你同我講話？」他說「我沒有，但也覺得你在同我講話！」兩人腦神經活動必散出電磁波浪，若彼此波浪偶爾同一振動時，則自起共鳴，起共鳴則覺彼此之存在。此時此境，空虛縹緲，如游魂如登仙，蓋人生極樂世界也。十時後，人聲漸起，蓋大家功課做完，正尋伴談話或吃花生糖果作為消夜也。十一時熄燈。電燈由本校電廠供應，電廠在飯堂右邊，係燃煤之蒸汽發電廠。

學生冶遊開除學籍

每晨七時起身，洗漱進早餐後即在宿舍準備上課。星期六下午無課，學生此時或到浴室洗澡，或約友人去唐山市購物或打牙祭。唐山街道頗污穢，有大小店面賣日用品，有幾家飯店及旅館。街上人

多廣東人。所有開灤煤礦及鐵路工廠洋灰工廠之技工多係廣東人。街上店舖，許多為廣東人所開設。我們所常去的一家飯店叫養正軒，即廣東菜館；我們最愛吃他家的炒麵，兩面黃，及炸生蠔，都是外面清脆而裏面鮮嫩，美不勝收。

由校到街約一英里許，有時走個來回，有時乘洋車。但除一段沿鐵路牆之洋灰路面外皆為土路。北方乾燥，沙灰撲面，與北京之「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無甚分別。回校後必先洗臉不可，蓋鼻孔、眼孔、耳孔、口孔皆滿孔泥土，不洗不行，所以在北方應酬，無論到朋友家茶館酒店，一進門就有工人敬一手巾把，以拭淨手臉。我們都稱上街為入地獄，以上街為苦事。然而亦有不盡然者。在我們四年唐山生活中即有三人以上街為樂境而被開除。

有一個方姓兩個顧姓者以去街為樂事，原來他們常去街上聽戲，叫「落子戲」。有大鼓雜唱等，我們聽來不懂。他們常去就聽出癮來，始則週末去，繼則常去。學校十一時鎖大門，他們過時回來不得其門而入，就爬牆回校，有一次被學校知道，被校長訓斥一頓，記過了事。不久他們又犯了，據說他們其中一個看上了一個女戲子，家裏又有錢，所以頑得起勁。學校就把他們三位開除了。唐山學生因二年連續不及格開除的甚多，因品行不及格，據我所知，即此三位而已。

預科二年級很容易地過去，大考終結我考得第一，下年免費入大學一年級，宿舍改上一層樓仍與朱泰信同房。樓上瞭望唐山原野，眼界更加遼闊，每日下午坐走廊遠望，確為一樂。走廊寬約八九呎，廊邊有磚砌欄杆。東西兩宿舍雖為兩個建築，而走廊平行，看來甚遠成一直線。西宿舍為高級生宿

舍，我們低級班看來甚爲尊嚴，對之頗有敬意。

閻羅王上課的情景

一年級課程除國英算照舊外，添了工程力學，測量學及機械畫。測量及機械畫教員係伍鏡湖先生，廣東人，在東講堂樓上。其人矮胖，甚溫和，每日下午上課。力學教員是羅忠忱先生，他教書甚嚴，同時他是教務長，據說學生之開除與否是他的職權，所以全校學生沒有不怕他的。在嚴先生教數學的課堂上學生還敢自由地移動移動，或眼睛看看窗外的林木風雲。在羅先生力學堂上，個個人必恭必敬地正坐着聽講，手上不停地寫筆記，先生在黑板上寫算式時，學生才敢用刀削鉛筆。但當削筆時，他偶一回頭，學生會唬得將削筆的刀落在地板上，有如是者。考試時，會全班不及格，弄得鬼哭神號。自修時，整天弄他的力學。弄得昏天黑地，愈怕愈算不出來。有的時候上堂直抖。他並不像化學先生之罵人，瞧不起人；他勤勤懇懇地在講在算，學生恭恭敬敬地在聽在抄，下堂後自習起來就碰到許多困難，我與朱泰信兩人合作起來還算成就了不少；每晚同班同學來我房請教者甚多，但講不勝講，時間實在不夠，就將練習簿借給他們抄，抄完後仍不懂仍來請教，所以我們兩人特別忙。先忙自己的課，忙完了還得講給他們聽。講一遍兩遍以至三四遍，於是乎我們自己倒弄得更熟了。

學期考試，只有我一個人及格，六十五分而已！慘極！大家的精神都集中於力學，其餘功課都容易打發，即數學亦比較容易，至於化學實驗更是按圖索驥，照指示辦法一步一步做去，似乎不需用多

少思考力，大有藉此休息腦筋者。測量在室外活動尤爲同學所歡迎，亦多藉此調劑緊張生活。英文李斐英先生講修辭學講莎士比亞本事，講時端坐講堂，兩隻手不動不寫，全靠嘴說。亦不常作文，作文時每人須做一句送閱一句，下課收去後，一去不返，向不發還。我對他印象不佳，自己常說，這樣做教師倒不很吃力；回家後毫無準備亦無工作。其人甚文雅，每植手杖行。有時兩手垂在背後，弄手杖上上下下擺動以示其閒雅。所有教師都住在校內，他同他的夫人獨住在校外教員住宅，與療養室相聯。下課後，同他的夫人在校外馬路上散步。生活幽雅得很。他是基督教徒，每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四時，有一位英國老牧師到他家客廳同幾位學生信徒講聖經。我也被邀去過幾次。到會者祇三五人，而老牧師老態龍鍾，每次由唐山市植杖步行來會。說話聲音已不甚清楚而兩耳不靈，故彼此交談不易。講後由李先生家供應茶與餅干，到點各散。彼此都無甚深印象。余與基督教接觸此爲第一次，沒有學到什麼，連英國人講話是怎樣的都未在腦際留下印片，國文每星期兩堂更是應景而已。

一年級課程完了，年考時我仍得第一，殊出意外。次年又不繳學費，每年費用不足二百元，皆由嚴家代付。入二年級時爲一九一九年九月，那年五四正是中國文化革命開始的大時代，我們得躬與其盛。

兩個時髦的名女人

暑假我先同嚴伯和姨兄到北京嚴宅住了些時。在嚴家就認識了兩位時髦的女士。一位是滙豐銀行

買辦鄧君翔的三姨太，嚴家以及她的朋友都稱她爲鄧三太，她很有錢，與嚴家來往甚勤；因爲嚴家姨太太與她身份相同，均爲幼年失學全靠色相混世的脚色。嚴爲上海人，鄧爲宜興人，同爲江南風頭人物。當時北京政府與英國借款，必向滙豐銀行接頭，而滙豐惟一中國買辦即鄧君翔。鄧因是致富，且與中國政府來往，官方勢力亦極雄厚。鄧在家鄉有正太太，在北京有兩個姨太太，分住東西兩城，專與官太太們結交。鄧老三年輕，白衫黑裙白皮鞋之學生裝。我們到北京時，她常來約嚴伯和去中央公園打網球。嚴比我大兩歲，她比嚴大五歲，生得姣小玲瓏，兩人同行很可充一對兩小無猜。她有馬車也有汽車，到處行得通。她有一個女傭人，與她差不多年紀，但比她高而壯實。她梳分頭，着男人裝，陪着女主人到處游覽行樂。她如不開口，誰也不知她是女身。鄧老三就靠她做伴。鄧好交遊，常請客。有一次請嚴家全家去遊頤和園，吾亦得沾光一次。頤和園在西直門外，路遙不易去，但乘汽車約一小時許即到，到則爲富麗堂皇所吸引。一進門先看見有個大湖，即昆明池也。池邊有長廊約里許皆金碧相映，一望無際。穿廊則爲萬壽山，山上有宮殿，入殿看園外西山蜿蜒，樹木葱蘢，真仙境也。下殿沿廊行到盡處則爲石舫，時荷花正放。一片圓綠中偶有一二紅點攢出，陣陣清香沁入肺腑。余自幸識此江南尤物也。聞此人甚孝，曾爲其父母在家鄉置田數百畝造屋若干間，供應弟妹生活並資送男女姪兒入學讀書。及爲鄧君翔離去後，伊即歸母家終老云。

另一女士爲周秀琴君，廿一歲守寡，有一子約三歲。北京貝滿教會中學畢業。其父爲交通部電政司長，係我姨父嚴蔭生之頂頭上司。她常到嚴家玩，識鄧老三而不甚交往，蓋身份不同，不容隨便也。

。健談而聽者如嚴姨太鄧三太等皆不感興趣。我與姨兄回京則伊常來談學生生活動之新聞，講得口沫四溢，頭筋暴露，興奮時立身倚桌而大聲呼。有時鄧老三約嚴兄出去，伊則對我獨談，我則含笑靜聽。談之不休，嚴姨太太屢送瓜子來，我則頻頻以瓜子來擊破單調。伊走後，而我之腹痛矣。瓜子害人也。有時被邀到她家去，她住父母家，因得見其父母並其兩妹及一堂弟。父母祇有三女而無兒，故將其叔之子過繼而爲子嗣。二妹美麗豐腴，儀態萬方；三妹十三四歲有稚氣，學得一手好字，我去則寫與我看，甚好頑。約二三年後我再到北京時，嚴姨母告我，她家出了一件不幸的事，即其父母之螟蛉子與其二妹發生戀愛，二妹有孕矣。余深代惋惜。正談間，秀琴來。她自解釋說「我這位堂弟係我叔叔所帶孤兒並非己出。故現在二妹與其結婚即住在家中。」我等自然敬聆受教，不贊一辭。周家住安福胡同，中國歷史上有名之胡同也。

暑假中我曾用來回鐵路免票回家探視母親一次。家中一切如舊，強老太太及其子仍在右房。弟弟已四五歲正在奔跑有勁。我住兩星期仍回北京等候開學。在家時母親曾對我說她的乾女兒王靜貞的父親王鐵梅先生死了，她的母親派人來要求將小女王靜涵與我結親。同時又說她一個人在家無人照顧，而我又遠在唐山，假使生病等等就無法應付，她想就答應了早些結婚云云。我就說結婚尚早，應向父親說明由他做主。

當年回校是二年級。課程方面，力學已完，加了材料力學及建築材料，由伍先生教。解析幾何已完，加了微積分，也不是嚴先生教而由一位新先生教。從此由「閻羅王」方面解放出來，精神爲之一

暢。中英文都沒有了，又加了些工廠實習。學校擬加設機械工程科，新請了一位美國留學的羅英俊先生，廣東人，白淨矮小，穿長禮服，戴黑色高禮帽，英語流利，風頭十足。據說他畢業後曾在美國工廠做事多年，他擔任我們的木工鐵工實習，自然游刃有餘。聞彼當年籌備機械科，擬設機車工程、熱力工程、機械工程等，並另請美國人爲專科教員。

五四浪潮中的學生

我在唐山學堂二年級就讀時，功課上沒有閻羅迫比，比較輕鬆，但五四精神澎湃，學生活動方面加多，那時北京大學出版的新青年及新潮，鼓吹科學精神與民主精神並推動新文學。北京大學及北平各大學之學生活動鼓動了全國各大中學校之學生活動，潮流之來不容忽視，唐山交大不能落後，當時我校學生會已組織成功，會長爲四年級同學李中襄，副會長爲三年級同學許元啟。李常去北京代表唐大出席全國學生總會。北京學生活動中有四大金剛即段錫朋、羅家倫、傅斯年及汪敬熙四位。唐校內部也組織了一個「人社」以自立立人爲宗旨，並出一雜誌叫科學的唐山，其負責人除李許二位外有我及茅以新、鄭泗、朱泰信、吳鴻照等。我曾做了幾篇文章鼓吹科學；後來又找了一本英文科學概論，內容說明科學方法、精神、態度以及科學與哲學、科學與宗教等，我就將牠翻譯寄登上海民國日報之副刊「覺悟」欄。其主持人爲葉楚傖、邵力子等，並無報酬，祇每日寄報來看。

這一年的事情多啦，我們演了一齣戲叫一元錢。又請胡適先生來演講了一次。「一元錢」是一幕

短劇描寫當時貧富懸殊之社會並攻擊青年之游手好閑不事生產之惡習。我扮一個窮苦青年之母親，我記得這青年向一個百萬富翁之近親借一元錢，他不肯借並且痛切責備一頓說「你這孩子，沒出息，借錢。什麼事不好做，下窖挖個煤，到街上拉個洋車……！」這青年回來報告母親，母親又把他責備了一頓。

胡適之先生那天晚上由北京趕來演講，題目是「科學的人生觀」。他穿件長袍，文縷縷地像個老夫子。講話聲音是安徽口音，講得慢。講詞分段分得極清楚。我做記錄，絲毫不費勁地把牠全部記錄下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中國研究學問的泰斗，後來在第二次大戰時，我在華盛頓被請在大使館午餐，他變成四大強國之一的中華民國之駐美大使。當時胡太太未赴美，女主人由某公使之夫人代理。其間相隔廿幾年。

傀儡結婚洞房生病

一九二〇暑假我回仙女鎮家鄉，我母親就代我結了婚，父親沒有回家，一切籌備主持皆由一個表兄郭漱岑及一個堂姊李星五夫人包辦。我就做了一個傀儡，叫怎麼辦就怎麼辦。那天是陰曆六月，天氣異常悶熱，我得穿長袍馬褂，依舊式結婚行禮如儀，迎親、拜堂、送房、再謝天謝地、謝父母、謝賓客，弄得汗流浹背。席終人散後，我入洞房由伴娘侍候入睡。帳子裏熱氣蒸人，忽覺肚痛作嘔，頭暈眩不能自持，急叫伴娘，扶出房坐做廳乘涼。而心煩腹痛如故，鄉人名爲「發痧」先以痧藥及「仁

丹」灌入，並着人請剃頭師傅來刮痧。法以銅錢沾豆油沿頸項四圍上下力刮，使皮膚現紅色；又如法在胸口背脊如法力刮，約一小時方稍舒適，再入洞房之帳幕內昏昏睡去。第二天醒來，新娘子已起身梳洗。第一次見面未曾說話，祇相望默作招呼而已。古人謂「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是人生樂事。我對「金榜掛名時」已領略到真正快樂趣味，但對「洞房花燭夜」之快樂真莫名其妙。回想此時我的心境祇在如何讀書精進以救窮，救自己之窮以及國家之窮，至於男女情慾之事當未暇研究。在學校時看方生願生等到唐山市作嫖妓之事實在不解其原動力，又在北京看鄧老三及周秀琴之作風亦當作社交朋友而已，胸中亦無情慾痕迹。故母親望孫心切而我却無法兌現，直至十年後我由美國歸來在津浦鐵路天津機廠做廠長時方能在母親膝下獻第一個孫女。愚蠢哉斯人也！

吳稚暉茅以昇任教

三年級入學時，唐校添兩個教員。第一個是機械系的美國教授先生 F. G. Young 他教機車工程及機車設計。第二個是本校傑出人才茅以昇（唐臣）先生，他由本校畢業後即留美深造，在康奈爾大學得科學碩士位又在卡內基大學得科學博士，是本校畢業生中得科學博士之第一人。據說哲學博士 Ph. D. 易，科學博士 Dr. of Sc. 難。當時校內空氣熱騰，似乎同學得榮譽，我們也沾了光了。聽說他主修橋樑工程，在計算時碰到十三個未知數，要用十三個聯立方程式解決。我們聽了就伸舌頭，（十三個聯立方程式在今日用電腦計算，甚為簡單，在當日確甚繁難），又說他常用「最小二乘方

的計算法」我們當時聽了直當是天書，以爲高不可攀。（後來我在美國中學教數學，我就在十一年級的教解析幾何時，教他們最小二乘法，使他們到大學時不像我們當日之木谷谷的 *Dumb*）。學生爲崇拜起見，就請他對全體學生演講。他講的題目是「如何學習」，講得頭頭是道，大家滿意點頭，確實是名不虛傳。當時羅忠忱先生、嚴家驪先生及伍鏡湖先生皆滿面春風身心愉快，因爲茅先生是他們親手教出來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後來茅在中國鐵路界大有供獻，他主持建築錢塘江大橋、揚子江浦口大橋、武漢大橋；其功績不下於前輩之詹天佑先生也。他教土木工程及機車設計，余方與結識。十二年後彼爲北洋大學校長，余在津浦天津機廠服務，他約我去教熱力工程及機車設計，余方與結識。

當年校方又請到吳稚暉先生擔任教務，我班又自動請其教國文，每週二小時。他選易經做我們的課本，他上課時放開話袋就滔滔不絕，有時講得高興離開書本，依圓切線放出，到下課時還不能收回。這位老先生滿腹經綸，惜未肯直接負責行政耳。下課後學生們每到他住處請教，他抽屜裏藏着花生甚多，他就邊吃邊談，絲毫不搭架子。還有一位新英文教員，據說是交通部的英文秘書，每週自北京來上兩堂課，成績不佳。

美國教授 *F. G. Young* 先生，我們替他起個中國名字叫楊以琦。他教書的方法，任何題目，他都從頭說起由淺入深。講機械設計，他必將力學，材料力學的原則先詳說一遍，然後應用到當前的設計課題，清清楚楚，絲毫不費大勁，我們在他手下學得不少。我們對於機械有興趣，完全是他的循環

善誘。他不斷地問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他從來不疾言厲色，更向不罵人。他的學生們沒有不佩服他而恭敬他的。機械科唐山頭一班是一九二一年，那班第一名裴慶邦，畢業後即去美國伊利諾大學，那就是楊以琦的母校。裴就去到楊的老師舒密特教授手下為研究生，得碩士位，畢業後就在美國服務，終生未曾回中國。這位楊先生是機械科主任羅英俊先生所薦。羅先生上課就根本不像楊先生。他所教的熱力工程是一門吃力的學問，大部份是熱力學。他老先生做事多年，將基本工程學問完全拋出雲外，講起來聲嘶力竭而不能自圓其說。學生如先將本日課程預讀一遍，則其本人所領會者較先生所講解者明白得多。大家對於他的課也就馬馬虎虎臨時應付，而結果各人分數甚高，並無不及格者。與羅忠忱先生相較，則相去天壤矣。學生等因為他請得一位好先生楊以琦，都對他不作已甚，倒也相安無事。

發瘋與病故的同學

三年級宿舍是西宿舍樓上。我的老同房間的朱泰信，這年未到學校，據說是病了。我寫信到他全椒家中問，他的中學同學寫覆信說，他有神經毛病，現住蘇州神經病院。我暑假去蘇州病院（瘋人病院）看他，他住在一間四面鐵窗的房間裏，自己睡着並不與人談話。我看後深代惋惜（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來聽說他到英國學衛生工程，回國後曾教過書。並且做安徽省主席王東原的秘書（王亦全椒人）。後來政府移臺，王東原為駐韓大使，朱亦隨去做秘書云。此為後話。

當年我即與翁之益同房。他專修土木，爲人好潔，校工來收拾房間，用雞毛揮揮灰，他就極力阻止說：「灰在桌上，本不害人，經你一揮，弄得空氣中盡是灰塵，反爲人吸入，更不衛生，如須除灰，非用濕布抹拭不可！」我覺得他的理論甚充分，他是常熟人。有一個蘇州人叫單基乾，生得瘦弱，而面部上寬下窄；大家予一徽號叫「三角板」。後來在中央大學教書，我與他同事過一年。在校同學除朱泰信因病停學外，還有一位因病而死於校中。他（姓名忘了）是浙江人，聰明而用功，每試名列前茅，這一年冬天，他病了，住校外療養室。我們去看他，他發燒熱度甚高，據校醫說是噴的血跡，我們同學非常傷心。當時大家都以爲他是被學校廁所害死了的。這廁所冬天沒有火爐而門窗甚多，真是寒風吹屁股，冷氣襲膀胱，同學視爲畏途，這位同學就因怕到廁所受凍硬忍住大便不出者至七天之久，以至引起大病而致死，大家就向學校當局建議改良廁所，後來我走了，不知道廁所改良了沒有。

打倒校長成立交大

這一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全國學潮方興未艾，我們的有力代表李中襄已畢業出校。繼起者爲許元啟，他沒有李的魄力大，他也不大到北京去參加會議。他在校內仍繼續主持「人社」及「科學的唐山」，並開辦唱詩班、演講班，倒也忙得很。不過這年各大學倒校長潮甚高；在北京最有名的就

是「五年清華三倒校長」的羅隆基。那曉得這種潮流流到唐山，我們也鬧着要換校長。其實唐校的大權在教務長羅忠忱先生手裏，校長似與學生無直接關係，我就不知道他姓甚名誰，更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可是學生會開會要倒，那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乎竟把他弄倒了。同時上海南洋工學院，亦爲交通部立，也打倒了校長。交通部這時的部長爲葉恭綽先生，他就自兼校長，並將所有交通部立的三校統稱爲交通大學。唐院專設土木；滬院專設機械、電機；平（北京）院專設管理。一九二一年暑假後，滬院之土木學生移唐山，唐院之機械學生移上海。我遂於一九二一年暑假移上海交大爲四年級，畢業時爲上海交大第一班機械畢業生。

唐山學院的生活已略如上述，但離開這裏以前，我們對於一個不尋常的人，每加以懷念。這人既非教職員亦非學生，是一個在大門內擺吃食小攤子的本地人，矮矮胖胖，面團團如富家翁。面孔上時帶微笑，學生買東西時，他都笑嘻嘻地侍候着。所賣的盡是學生所喜歡的，如花生米、糖炒栗子、梨、橘子、桃子。有一種桃，小得像荸薺那麼大，甜脆得不得了，叫桃奴，風雅得很！是南口地方運來的，一來就完，除糖菓外還賣些應時點心如月餅麵包之類，並賣牙膏牙粉牙刷手巾肥皂之類。他慈祥和藹，學生一時沒有錢，他就記帳，有錢時再還。放學了，學生帳務未清，他也不追，以後再還，他說學生們回家沒有不寄來的。最足記憶的一樁事，就是他幫助一個苦學生學成畢業。那學生在社會上做了不少工程上的事；當然他所墊的一切用費都加倍奉還了。可是他對同學們向來沒有談過這件事。學生開學回校與他見面時，他那歡迎的熱誠就像家人一樣的溫暖。這人在千百個唐院學生中刻劃了深

深的印像。我們叫他老趙。

唐院在校的學生並不多，估計不過二百幾十人。每個學生考取入學後就編給一個號頭，我的號數是 251。同學們相處非常和善，每天最熱鬧的時候是晚飯前後一二小時，那時候什麼活動都表現出來，最著名的有汪德侃同學的胡琴、王準臣同學的京戲。有位嚴琥同學是嚴巖道的兒子，他常到我宿舍閒話，話題都是中國詩詞方面的，我得益不淺。他說了一首打油詞我至今還記得，他說：「門外何人叫老劉，老劉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黃葉飛來怕打頭」。他沒有讀完就離開。他有個弟弟叫嚴璿，他畢業於土木科，自費到美國伊利諾大學讀建築，與我同學了兩三年。

一九二一年暑假，我與姨兄嚴伯和又回到北京嚴家住了幾天，對嚴蔭生姨父表示幫我學費之謝意。他的兒子本與我同班，後來我考升預科二年級，比他高了一班；中間他又降了一班，所以後來他比我低兩班。這是我對於他老人說不出的憾事。好在他也是機械科，下年又可在上海同學。

標緻飄逸美觀嫵媚

上海是我姨兄嚴伯和舊遊之地。他家在上海住過多年，而且他是上海澄衷中學畢業的，對於上海熟得很，一口上海話。所以他移居上海非常高興。我對上海就沒有那樣熱心。我年輕時雖然曾同母親去過幾天，但對上海的印象除繁華外就是忙亂、混雜、打鬥、搶奪。我在北京約住十日即乘津浦車南下到浦口，渡揚子江到南京下關，轉乘京滬火車到鎮江，再到江邊乘小火輪回仙女鎮度夏，一享天倫

之樂。

在仙女鎮過了一個多月，不免就找找舊同學老朋友們談談。中國及世界經過了許多大變化，如世界大戰、中國參戰、日本廿一條、袁世凱做皇帝、張勳復辟、五四運動各大學在打倒校長等等，但仙女鎮的人們還是照舊過着刻板的生活。電報局的人們沒有變動，小學堂的生活一切照舊，年輕詩人夏玉樹到他的家鄉寧波去，老友汪祖福仍在徬徨中爲無業游民，俞凍子已經出外學生意，韓國華仍留日本，木行米行生意仍爲本鎮經濟之命脈，關卡仍在抽釐助餉，三閘橋上仍舊爲交易興隆之所；去鎮江的輪船除原有日商外，又添了一家英商公司。一切其他人事，依舊依舊。

一九二一年秋九月初就擬攜行李由家鄉乘戴生昌公司小輪船到鎮江碼頭，再乘東洋車經鎮江英租界到滬寧路車站，又在小茶館休息候車，仍見那相面先生在踱來踱去。我自己想，這樣的生產收入也居然能維持這許多年，足見這社會對相面算命這一行尙有需要。東行車到達卽上車擇位坐下，等候牠開行，等候牠把我運送到上海。到了北站，雇東洋車去徐家匯。大學門口，有一道橋，橋頭有一個牌坊，甚爲雄偉。進門後先到門房，說是唐山學院轉來的四年級學生某某，他倒十分殷勤，當時查明名單姓名及所派宿舍；他引我出來，指着廣場對面一座大房子說：「那就是新宿舍，你的房間是二樓一號。」他說完就讓車夫將車子拉進大學，指定新宿舍叫他拉過去。廣場甚大，進門後，沿馬路向北走，右面一座高大建築是圖書館，走不多路折向西行就沿着中院上院兩大建築進行，到達上院西端再向北行，看見新宿舍，那時同學來的甚少，許多房間空着。這地方與唐山學院差不多大小，建築物也差

不多的數量，但風格不同。唐山房子像北方人，敦厚、結實、樸拙、嚴肅。上海房子像江南人，標緻、飄逸、美觀、嫵媚。北方風大窗子小，南方雨多有騎樓過街棚。兩大學都有草地及大樹。站在廣場南端花園內向北望，則屋宇連雲氣象萬千。次日同學陸續返校，姨兄嚴伯和亦到，遂相與註冊繳費。唐山移來同學則相聚話舊，並與上海新同學見面，互相介紹，忙亂了一日。

上課了，四年級機械系有六人，即我與粵人馮鳴珂、廖恩勳，浙人汪德侃，贛人俞自明，津人王耕畚；三年級機械系同學甚多，有鄭泗、茅以新、吳慶衍、章乃華等約卅人；二年級者有王準臣、鈕澤全、沈文泗、嚴元瓏等四十人。電機系學生全係上海本校者，四年級有俞汝鑫、徐恩曾等十六人；三年級有陳良輔、朱物華等約卅人；二年級有趙會珏、繆斌、單基乾等約四十人，一年級有尹國墉、潘世宜等三十人。所有上海原有之土木系全部遷移唐山上課，四年級與我同班者有王元康、趙祖康等十餘人。以上諸人畢業後都先後與我有過交往和聯繫。

機械系四年級課程有機關車設計、機車運用與保養、熱機設計、熱力機工程、通風及暖汽工程以及工廠管理等。其中最吃重者為機關車設計，須在一年內設計一個貨運機車，將各部分計算妥當後，須將全圖及分圖繪齊。其餘各課都係課本生涯，憑記憶而無創造性。另有機廠實驗及電機實驗，做實驗時須熟讀指示方法，按圖裝好，然後開動機器，按時記載數字。做時倒可以馬馬糊糊，做完了事，但到了做報告時即覺這兒不對那兒不對，又須到實驗室重行做完，真是吃時間的工作。所以整天工作除計算機車設計及繪藍圖底外，即做實驗報告。不勝其忙！偶爾做累了，到校園散步吸吸新鮮空氣，

每晨早飯前有早操一二十分鐘，教練 Leathie 先生，每早必到，每到必大喊 *Seniors!*（四年級同學！）而四年級學生沒有幾個到的，實在功課太忙，沒有人有時間或興趣來做早操。而他的這一聲口號確傳聞全校，並彼此學叫以爲樂。

當時的名教授在機械科者有唐山轉來之美國楊以琦先生。原來唐山機械系主任羅英俊先生未來，上海新主任爲美國人狄根生先生，他兼教熱力機械及工廠管理，並未顯有特別好處。電機系有兩個美國名教授一個叫謝爾屯，一個叫湯姆生，皆爲電機系學生所崇拜者。中國教員在高級班上課者甚少，教我們的祇有幾位實驗室助教，那是本校畢業的學生。當時交通大學剛成立，校長爲葉恭綽先生，各院有院長一人，滬院的院長是誰我就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我也毫無印象。大概我們學生祇知道幾位佩服的教員。至於管理方面的院長秘書會計職員與我們學生無關，無事接觸，也就對之陌生。我記得中學時代尙有校長訓話，或者有什麼活動，教職員與學生須開會討論，大家有機會見面。大學裏根本沒有這些事，所以校方與學生間就沒有交換思想的機會。無事時倒也平靜無事，有事時就誤會叢生。

上海學生良莠不齊

剛上課時，功課尙不忙，週末常到上海，逛逛南京大馬路的先施、永安、新新三家公司，或到小館中吃吃點心看看電影。下午回校吃晚飯，來去都乘電車。交大滬校之大門在海格路，右邊是虹橋路。虹橋路是我們最仇視的一條路，因爲那裏有一個日本學校是日本在中國間諜的大本營，常常看見日

本學生在這條路走來走去。過了海格路向前走就是善鐘路，那裏有去上海八仙橋的電車，坐上去風馳電掣不過半小時就到八仙橋，由那兒可去各租界之電影院及吃食店，我最喜歡吃小店裏的洋糖熱藕、冰糖蓮子、酒釀元宵等小吃。吃完了看個電影回校，所花有限，已足夠舒暢精神，放鬆緊張情緒。有些謠言說有些大學生週末在旅館開房間打牌飲酒並不足驚人。不過由唐山轉來的學生們就看不慣聽不慣。在唐山時學生們有個「人社」辦了一個「科學的唐山」報，有時對學生不正當行為就加以攻擊。一次有人在這小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攻擊學生到唐山市上賭錢嫖妓。有一位同學就惱羞成怒在宿舍走廊上高聲大罵，說：「我，大爺，有錢；我要賭要嫖，你管得着嗎！」罵得眼豎髮直口沫四飛，我們「人社」的人祇得忍氣吞聲地聽着。這人是運動員，有錢，北方人，說打就打，說罵就罵，粗野得很，可是生得方面大耳昂藏氣宇不似未可造就者。後來此公並未畢業就中輟了。

上海地方複雜，學生也就良莠不齊。那時大學生都忙得要死，並沒有功夫做異動的工作，中院的學生的花樣甚多。我甚少同他們接洽，但因後來做了學生會長就須與他們來往。我記得那時有兩個中學生，是同胞弟兄，一個叫高爾松，一個叫高爾柏，年紀輕輕地，可是口齒伶俐，思路清楚，說起話來有條有理，我倒甚為器重，想這些江南人（他們是松江人）真天生聰明，比不了。後來不久他們被軍警逮捕了，還有一個姓侯的，年紀大些，也被捕，並且不久他就被槍斃了。再過些時，茅以新同學告訴我說：「高爾松、爾柏也被槍斃了，他們都受姓侯的拖累，侯是共產黨。」我們當時就深代高家痛惜，這樣溫和誠實的青年竟得如此下場！

學生會中人才濟濟

這一年五四的餘威尚在，各地學生會仍在活動。當年孫中山先生到廣州爲非常大總統，華盛頓會議中國派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伍朝樞爲全權代表力爭日本在華勢力之取消，當時王正廷爲膠濟督辦。各地學生會多派學生在街上演講華盛頓會議之重要，並主張中國商民捐款贖回膠濟鐵路。余適被選爲上海交大學生會會長，曾親自出馬與幾位同學到租界街頭站圓凳上對市民演講，又到復旦聖約翰各大學與其學生會負責人開會商議辦法。在本校又須常常開會對校內同學報告活動情形，每天下午下課後每須出校活動，至夜晚方歸，歸來後尚須趕辦家課如設計繪圖及實驗報告等，晚上忙不完第二天天不亮就起來趕完。辛苦得很，但對於身體方面並沒有什麼顯着的傷害。體重是否增減根本就不理會，偶爾心口痛頭痛，也不過躺一會就好了。

那時候一味的向前趕，一切不顧，自己曾自矢說：「一個人活着沒有學問就等於死！」真有「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鮮矣！」所以就不修邊幅不講飲食，每天穿一件藍布長衫到處跑。學生會開全體大會，我也是一件藍布大褂站在主席臺上指揮一切。可是主席並不能左右會場的意見，會場的意見是被四五個人控制住，他們事前有準備，臨開會就散在會場各點，一個發表意見就有一個附和，討論時，一個說東，就有兩三個贊成說東，說得頭頭是道，表決時就照樣表決了。

這一天，又有人提議打倒院長，這院長我雖不知其名，但聽說是本校電機系畢業，極有學問，極

肯賣力，但對學生很嚴，做教員時常叫學生不及格。打倒的建議提出後就有人附議，討論時都贊成打倒，於是表決通過。要我通知院長，並電報通知在北京交通部的校長。結果此公去職，但仍做電機教授，另派了一位張姓的做院長，學生會職員會議時我就告訴各位負責人，我們的大會已爲少數人所控制，我們要設法抵抗，要幾位組織起來，每個人找幾個同道到臨時開會時，如果對方有無理的提議，須依理提出反對理由，接着自己人就同聲附和，那才不會再墮其彀中。這次開會又有人提出打倒姓張的院長，我們的人就依計反對，結果這建議被阻止了。交大一般的同學都是來求學的，而且功課甚忙無暇管閒事，如學生會主席正派，必不會被少數人控制搗亂。我們有了組織，以後學生會開大會時就很少鬧出大亂子來。我畢業了，茅以新接我的手做會長。他也利用一個組織來避免搗亂。

南洋與聖約翰賽球

上海交大學生課外活動最轟烈的場面是與聖約翰比足球。這一節目我無力加入，但我的姨兄嚴伯和是此中健將，他是前鋒之一，很得同學的捧場，中鋒是申國權，他是韓國人，身高六呎幾，體重一八〇磅，站在球場上，像板門似的。這一年該在聖約翰大學球場比賽，我們全校出發，有軍樂隊有啦啦隊，耀武揚威，浩浩蕩蕩地向敵校出發。我很慚愧，躲在房裏用功不敢出來。賽完回校，才知道這次沒有得勝，大家發誓下次必報此仇！

學生會另一個活動也是另一個責任，就是請名人演講，那時學術界的名人都集中於北京大學，南

方名人就算我們的舊校長唐文治先生及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先生，但唐先生雙目失明，退居無錫休養，李先生也不大接受演講的邀請。其餘要請的人就是工程師。我們請過太古工程師講製糖，怡和工程師講船運，又請過英國鍋爐公司 *Falcox and Wilcox*，工程師講鍋爐之製造，捷克機車公司，

Stoda 工程師講機車之製造。每次聽衆甚多，講完了有許多同學就同演講人個別談話，有許多同學畢業後就到各該公司做事，並到各該國工廠實習，

回國後就在各該公司之中國各地分公司做事，有的就升爲主管。記得有一位邱君曾經加入英國鍋爐公司做事，後來到格拉斯哥工廠實習，歸來後就在天津該公司做經理，那時我剛回國在津浦鐵路天津機廠做事。邱君請幾個同學到他家吃飯，家裏設備豪華，沙發大椅全係皮製，有廚子車夫，生活富麗，而四壁書架藏商務印書館圖書集成等書，整齊清潔而書籤琳瑯，十分悅目。偶爾抽一兩本看看，則全係新印未經過目，有某同學當場揶揄說：「我如果是你，我就將四壁畫成書堆樣子，寫明書籤，不是『一樣好看？』」足見外國洋行引用中國技術人員，以重金收買其心，使其服貼服務，忘其國民責任。其有政治作用之帝國主義者引用漢奸，更運用同一手段。洋行買辦之造成，蓋循此路線而來也！中國造就人才爲別國所利用，做他的事，賺他的錢以糊口以養親育子，猶可說也。其最痛心者在此等人才造成後，幫助外國人賺中國人的錢，吸收中國的民脂民膏，致中國民窮財盡爲帝國主義之芻狗；而此等人才反趾高氣昂自鳴得意，以爲高人一等，豈不哀哉。教育人才備爲帝國主義之爪牙，豈提倡高級教育之原意。

我到上海市學生會開會時，各校代表人數衆多弄不清楚。其中接洽最多的有四位代表：復旦大學代表溫崇信、聖約翰大學代表劉耀祖、中西女塾代表陳紀彝、聖瑪利女學代表吳貽芳。溫是專攻社會學的，後來在社會上做了許多社會福利的事業；他在台灣還在政府擔任許多要職。劉是揚州人住在城裏北河下。南河下北河下都是鹽商們聚居之所。他家不是鹽商，他祖父曾在西北省份做過巡撫，卸任後在揚州定居。他曾請到他家吃過一次茶點。大門朝東，所有轎廳、前廳、後廳、內廳、花廳，庭院一律朝南，故一進大門是一個大天井，然後轉向入廳。家裏房多人少，顯得空空洞洞的。他由聖約翰畢業後我們就失去聯絡。陳紀彝是基督教誠篤信徒一九五〇年我在香港避亂時，她有兩個姪女在香港做餐巾桌布等刺繡生意，適與我們在九龍海邊漆咸道爲鄰居。紀彝由台北來探望她們時，我們見過一次面，據說她在台北爲宗教事業忙，同時爲蔣夫人之私人秘書云。吳貽芳爲教育家，曾爲金陵女大校長，一九四五年我在聯合國做事時，她曾爲聯合國邀請赴美專家之一，我們在華府見面幾次，國民政府遷台灣時，她沒有離開大陸。

畢業謝師贈送國畫

一九二二年六月底畢業，六月初各教授即催趕功課，機車分圖製成後，忙繪機關車總圖，一切如期完成。同班同學六人每天聚首，今忽將勞燕分飛，不無黯然，我對於機車教授十分愛慕，其人極誠實努力，誨人不倦，我自思我如做教員必要做一個像他這樣的教員。茲我畢業離校，他明年期滿回

國，我們晤面無期，不無依依，我很想送些東方東西給他以留紀念，但想不出送什麼好。當年先父已
在上海鹽業銀行爲行長倪遠甫之秘書，我會到行裏去看他幾次，他有時爲行長寫信，似乎忙得很，有
時在秘書室桌子上畫山水，中國畫畫得很好。我就告訴他，楊以琦先生待我甚好，我要送東西給他做
紀念，但想不出什麼來，可不可以請父親畫幾張一呎見方的尺頁山水送他。他老人家沉吟了一會就答
應了。六月中旬我再去看他時，他已將十張尺頁畫好，並且精裝裱製成經摺式一大本，非常美觀，上
面題跋說明送與楊先生回國留念之理由。我當日就帶回學校親自送與楊氏夫婦，此爲金錢所不能買到
之紀念品，總算了却一番心願。

同班學友命運各殊

同班學友六人省籍各異，畢業後勢將各奔前程，將來有無機緣碰首或合作一種事業不得而知。同
學五年，朝夕相聚，一旦分離不禁惘然。五十年回憶，祇有一人曾同事一年，其餘四人迄未見面。同
事者爲汪德侃學長，他畢業後，因係杭州人，即到滬杭鐵路實習，逐年升遷爲閘口機車房主任，上海
北站機務段副段長。抗戰軍興，彼輾轉到雲南昆明滇緬鐵路爲機務正工程師，後來我到滇緬爲機務處
長兼材料處長同事一年，我到美辦事時即相離未見。他風采飄逸，名士派，能詩善畫，夫人亦雅好書
畫，先生拉胡琴爲一絕，夫人亦善唱青衫。在昆明奉母居市外某廬，兩夫婦時相唱和或對奕，仙人抑
雅士也。太夫人望孫不得，嘗與先母表示其望孫之切，其餘四人之事業可得知者如下：

馮鳴珂廣東人，畢業後曾先後爲江山市政府及新會縣政府技正，廣東木炭汽車製造廠及番禺縣政府技正。廖恩勳曾到粵漢鐵路機務處實習，廣州公用局技正，國民政府參謀團秘書，上海龍華製彈廠工程師，京滬杭路材料處處長，英國鍋爐公司香港代表等職。王耕畚天津人，在唐山讀書時，我曾到他家去過。吃飯時一大圓桌，擺滿菜肴，大家吃饅頭而不吃飯。時爲冬令，外面甚冷，而室中和暖如春，暖氣由夾牆中升入室內，北方有錢人家生活大抵如此。王本人不甚愛讀書而深喜研究機器之製造，每將一物一件細細拆開，自己問自己「這是如何造的？」根柢淺資質鈍，本比我高一班，降到我班，畢業後不知所終。俞自明江西人，畢業後即回江西服務，未通消息。

同學中有幾個會做特殊事業的，有幾個同我發生過特殊關係的，不可不簡略記述。電機系同班畢業同學徐恩曾先生，在校時行動如處女，態度幽嫻，談吐有分寸，與人處則和善友愛。畢業後做不少事業，中間有一段爲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與共產黨作殊死戰，爲國民除禍害很有成就，旋任交通部職務次長，現任國民大會代表，爲交大同學傑出人物之一。又有一電機系下班畢業者繆斌無錫人，據說是一個道士的兒子，事吳稚暉先生甚恭。不知何因緣居然在政界上大大活動，也居然弄得中央委員。又不知有何因緣做了日本間諜，結果被槍斃完事。交大同學之敗類，莫此爲甚！

妻姊逃婚開創風氣

土木系與我同班畢業的有趙祖康，他由南洋搬唐山，我由唐山搬南洋，兩人在津浦路錯車，素不

相識。後來我在上海做事，他在上海市政府爲工務局長，我們兩家都住在愚園路，他的大女兒同我的大女兒在中西女塾同學，時有來往，我們纔藉此見了面，後來纔知道他的大女兒非常前進。趙先生之未離大陸也許這是一個理由。另一個姓趙的叫趙曾珏，他是電機系畢業，比我低兩班。勝利後我在上海做事，他在上海市政府爲公用局長。本來彼此沒有什麼來往，有一次有一個美國回國同學在上海做事，要買一部新汽車，在上海領不到汽車證，因爲那時上海汽車太多，一時政策是不讓市民購新車。他來找我設法，我就打電話給公用局趙局長，問有無變通辦法，他說可到蘇州領執照的，我的同學就如法泡製居然如願以償。同學做事便當些。

還有一位電機同學，他比我高一班，叫王崇植。他一向在唐山開灤礦務局做事，我們至今未曾見過面，不過當我在陳納德所辦中國民航公司爲副總經理時，有人告訴我說「中國今日拿薪水最高的，北有開灤礦務局的王崇植，南有民航公司的某某。」兩個都是南洋畢業生，一方面自以爲得意，一方面亦甚以爲憂！天下皆窮我獨富，豈天之降福於我哉！從此生辭退之念。後來閒居香港，老同學侯家源爲臺灣公路局長，曾來信召我，謂同學王崇植先生推薦你做某某職務，月薪美金二五〇元。我接信後不勝感激，但再一想，當時一個部長纔拿幾個臺幣，而我拿美金，又入一矛盾中，不可爲不可爲也。覆信婉辭，對王崇植兄之愛我之誠至今不忘。王兄已在臺故世多年，人生遇合之難有如此者！

在上海我沒有多少親故，先父有一房家眷由長沙移來。她原是先父朋友家的侍女，因見先父遠離家鄉無人侍候，即贈以爲妾。此人原姓蔡，先父介紹給我時，稱爲蔡姨。蔡姨湖南人，一口湖南話，

到上海時已生有兩女名廣濱、廣澧，住在租界上一所弄堂房子裏，一樓一底有廂房。我曾去過一次，家裏雜亂得很。此外尚有一位妻姊叫王靜貞，在北四川路底虹橋路紅十字會醫院做護士，她獨自謀生，甚自由。我去看過她一兩次，距學校甚遠，要乘兩次電車，來去要花兩個鐘頭。此人是時代的前驅，她是我記憶中第一個逃婚者，她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姨母梅家的兒子訂婚，梅家是仙女鎮有名的老鄉紳之一。那時的風氣大家都吸鴉片烟，一家之中有幾根烟槍是平常的事。且當革命黨到處鬧事，有男孩子的就怕他們加入革命黨，有株連父母弟兄之禍，於是家家設法叫兒子們吸鴉片烟；一吸上鴉片烟，不但他們本人無心革命，就是革命黨也不要他們。做父母的以爲此計最上。這位梅大少爺就順命吸烟，一無所長，更不事生產，這位靜貞小姐就打了主意；自己不便提出退婚，就藉詞到上海楊千里家探親。楊千里的太太與靜貞小姐的大嫂子爲姊妹。既到上海，楊千里太太就介紹她到紅十字會醫院學護士。一有着落就不再回仙女鎮，而梅家於無法之中，祇求退婚另娶。此在仙女鎮爲創舉，那時爲民國四五年間，亦可謂開風氣之先。我到上海時，她已畢業做正式護士了。幾年後又由楊家介紹同一位中國銀行的職員結了婚，一直住在上海。

有無本領當場試驗

五年大學教育至此告一結束，得了科學學士位。自問所學何事？國英算三門總算運用自如；工程力學、材料力學、工程材料學，雖亦瞭然於胸，但如不入工廠設計新機件，祇有擔負工程教育，造就

工程人才；至於專門學問祇能運用於機關車製造廠，或鐵路機廠。中國向無製造機關車之廠，當日選舉時以爲學成後中國自會設機車製造廠，事實上迄無其事。記得有一次去鹽業銀行看先父時，倪行長看見了就留我在行中吃午飯談話。他是先父的表兄，我稱呼他爲表伯，他問我後計如何，我說出洋事尚未有着落，擬先在上海找些事做，否則去揚州母校教書，因爲他們已曾派人來接洽，我尚未決定。先父當時就說「先找個事做，做事後，你就得負責家用。」我責無旁貸，隨即答應。我當時有一母一弟一妻，生活費有限，但須先找事做。

有無錫吳姓者在上海開了一個機器廠，專爲各紗廠製造修理配件。他到學校裏找一位機械工程師，學校將我介紹了去，我答應了試試看，月薪六十元，住在工廠裏，在工廠裏吃。學校手續辦完後，即到機器廠報到，吳老板介紹給翻砂廠、打鐵廠、機器廠三廠的工頭見面，另有會計、跑街、庶務等職員。廠址雖大，但在租界以內，機器多人多就覺得擠滿了。工人以學徒爲最多，工資少而指揮較易。跑街的就是到各廠洽接管生意的，他的關係最大，所以老板對他十分優待。我進去的那個週末，老板在館子裏請客，將各紗廠的關係人都請了與我見面，有兩桌之多。

原來這工廠專代紗廠做配件，紗廠機件常常消磨太甚不得不換新件，原件送到工廠來，即以原件做模型翻砂或打鐵，做成後在機器上鏤、鑽、磨，再經檢查即算完成。我到各廠巡視，我覺得各個大小工所做的工作，都比我有經驗。有許多機器工、翻砂工、打鐵工，我就不會做，學校工廠實習完全不能生產。但將成品檢視時，覺得有幾件有砂孔不應交貨，但工頭用些脂油一抹，砂孔完全不見。

我向老板報告，他說他們能交貨對付過去就行，又說紗廠收貨員都是好朋友不會剔除。原來他們以實際補工作之缺陷，又生意以賺為主，其餘均馬虎。我知道我的生性不合而且住宿處狹隘，空氣污濁，晚間外面聲音嘈雜無法靜思。做了一個多月就辭職回仙女鎮聊作休息，並與揚州中學母校接洽暑假後教書之事，結束了五年大學生涯及一年上海生活。

五、留學美國之準備一年

江蘇師範八中任教

大學機械科畢業為科學學士，在前清相當於一個舉人。中學是多麼大的一件事，在家門口要張貼報條，鄉人齊集恭賀，名曰「開賀」。舉人開賀可收集不少的禮物錢財，同時地方官吏要上門投帖，一時名利雙收，此後就列為當地的鄉紳，為鄉人排難解紛，「說屍打骨」，魚肉鄉民，了不起！

我這大學機械科畢業生到機械廠碰了釘子，才知道所學非所用，一肚的公式算法無法運用，對許多實際問題不知如何解決。

為今之計，先拿我之所知以易取生活之資。最有把握的是教書，適此時母校江蘇第八中學（其前身為兩淮合一中學）也在找數學教員。我以前在校所崇仰的三角教員陳容甫先生（南洋同學）為教學主任，校長為葉貽穀先生（葉秀峯先生之尊翁）。我回到家到揚州見他們時，他們都極表歡迎。當時決